

江山



邓一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J247.5
796

江



邓一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邓一光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

ISBN 7-02-004256-2

I. 江… II. 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9674 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陶良华

责任校对:郑南勋

责任印制:李 博

江 山

Jiang Shan

邓一光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4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25 插页 3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02-004256-2/I·3232

定价 30.00 元



主要人物表

林 然——盘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委书记。

文 达——盘龙市警备司令、公安局长。

文 华——盘龙市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副市长；文达之妹。

杜来峰——盘龙市公安大队队长、局长。

杜小欢——军代表；杜来峰之大妹。

史鸿儒——盘龙市民族资本家；史氏家族掌门人。

俞韵之——史鸿儒之妻。

史鸿庭——盘龙市外资金融买办；史鸿儒之弟。

俞律之——俞韵之之妹，后为文达之妻。

古小泉——盘龙市当红校书，艺名小天椒，后为女工；杜来峰之小妹。

史百卿——盘龙大学学生，史鸿儒之子，文小妹的恋人。

莫 千——盘龙市国民党特别工作站站长，史家联号铁厂总工程师。

樊迟歌——《大江日报》记者，国民党特工。

一点红——国民党特别工作站副站长兼总台台长；史鸿庭的相好。

古飞雪——国民党特别工作站行动组长；杜来峰的同胞兄弟。

虎斑蝶——盘龙市国民党特别工作站成员，莫千的替身和联络员。

关中行——盘龙市政府公安联络员，蜕化变节分子。

文 母——文达之母。

陶子怡——文达之嫂。

文小妹——盘龙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书记，文达之侄女。

张 纪——盘龙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公安大队长。

鲜于杰——盘龙大学经济学教授。

何 斌——公安侦察员、分队长。

目 录

第 一 章	大军进城,智诸葛受命主政 败师亡池,狡孙膜奉旨潜伏	/ 1
第 二 章	游子治丧,好男儿祭父祭兄 俳伶登场,巧戏子得陇望蜀	/ 43
第 三 章	冤家路窄,名记者遇大英雄 兄弟对头,红侦探逢黑枪手	/ 75
第 四 章	狷生也狂,瞿教授不食俸禄 引凰归巢,勇司令独闯香江	/ 115
第 五 章	鼠蛾狼蝎,好汉被才女暗伤 兄妹情侣,局长占队长地盘	/ 143
第 六 章	清汤一碗,小卒子捉大首长 空仓万囤,黑粮商戏苦主任	/ 174
第 七 章	饿倒勇士,红颜女潸然泪下 气煞枭雄,假首领命归黄泉	/ 209
第 八 章	攀篱采花,欲将芳心自倾斜 投石问路,恭煮香茗待上客	/ 240
第 九 章	缚鸟在笼,母子双双囚古宅 束鹿脱套,座上人人泪满襟	/ 278
第 十 章	冤枉过正,众校书进改造院 南辕北辙,两姐妹遇曲直桥	/ 304

第十一章	感天动地,好姐姐苦口婆心 蓦然觉醒,俏妹妹回头是岸	/ 337
第十二章	枪下留情,亲兄弟伤亲兄弟 情缘重续,旧恋人换新恋人	/ 379
第十三章	乘患相攻,借青蚨空手夺宝 将计就计,遣草船完璧归赵	/ 404
第十四章	凤入罟网,梧桐树下赴新生 虎落香穴,铁陷阱中遭暗算	/ 447
第十五章	内外援手,说知识亦辩道理 鱼掌难兼,要革命不要爱情	/ 494
第十六章	图穷匕见,青年领袖身先死 解衣抱火,警备司令错投珠	/ 516
第十七章	绿窗红楼,借问良知求百年 河清海晏,偏以民心铸江山	/ 567
说 明		609

第一章 大军进城，智诸葛受命主政

败师亡池，狡孙臆奉旨潜伏

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挥师南下，包围了长江边上的千年古城盘龙市。负责攻打盘龙市的是第七纵队，七纵政治委员林然在攻城前接到命令：打下盘龙市后，他将担任这座有着七十万人口和一千年建城史的古城的军管会主任和市委书记。

向林然传达命令的是兵团政治部主任丁威。丁威站在前沿阵地前说，林然，你这次进城，带着小舅子文达，再去接管老婆文华，还不美死你。正说着，英俊挺拔的七纵三十九师师长文达气冲冲地朝这边走来。林然远远就看到了文达，笑了一下说，丁威，兴师问罪的来了。

文达几步蹿上掩体，站到林然和丁威面前，本来是一肚子火，没想敬礼，见兵团政治部主任丁威在，便不情愿地向丁威举手敬礼。丁威欣赏地看着文达说，刚才我们还在说你呢，怎么样，巩县一仗，一百一十二分钟解决战斗，打得不错嘛。文达瞟了林然一眼，没好气地说，打得好有什么用？再好也是上面的功劳，仗一打完，上面忙着总结，我们被人晾在一边，等着卸磨杀驴。丁威迷惑地看着林然说，老林，你们把七纵主力师师长怎么了？林然笑咪咪地看着文达，一句话也不说。文达板着脸转身对林然说，我能说话吗？林然说，你怕过谁？说吧。文达说，哪一次打攻坚，我文达都在主攻位置，这次打盘龙，纵队为什么把我撤下来，不让我第一个上？林然问，就为这个？文达说，这还不够？纵队把我撤下来，留在后面吃白面馒头粉条炖大肉，拍着巴掌傻拉吧唧地看文明戏，对

我没什么,可那是对七纵主战师全体官兵的污辱!丁威在一旁听出来了,笑着插嘴道,呵,老林,这罪名可就大了。林然不接丁威的话,反问文达,打奉城是谁第一个上的?你;打平顶山是谁第一个上的?你;打郑州是谁第一个上的?还是你。全纵队四个整编师,你在前面撒丫子炮着蹶子欢跑,别人在后面吃白面馒头粉条炖大肉,拍着巴掌傻拉吧唧地看文明戏,别人就不委屈?文达说,我的三十九师从来就是打头阵,这是惯例。林然说,谁给你的惯例?谁规定了你就次次打头阵?告诉你文达,我七纵不止你三十九师打得好。文达说,你让胡炳青打主攻,他在子河打五十四军那一仗,三天三夜,连个外围都没打进去,倒让人家吃掉一个团,你们还打算让这种丢七纵脸的事重演?林然说,文达文达,你当我不知道你那小肚鸡肠,盘龙市是你的家乡,现在带兵回来了,你要耀武扬威地打进城去,对不对?我看你就像看太阳下的虱子,你想咬谁一口,我清清楚楚。小样儿!

显然,文达和林然关系不一般,并不在乎林然怎么说他,当着兵团政治部主任的面不好多说,他把林然拉到一边,声音放小了,口气也变了,说,你和1号让我睡大觉,就不想早点进城见文华?林然正色道,别把事情往一块儿搅和。文达说,我怎么搅和了?你和我妹妹的事,我可是当着支前大队长,又举手又上套,我还给你传过纸条子,帮你出过主意,给你腾过屋子,这些你都忘了?林然一点儿也不买文达的账,说,你就是不当支前大队,不递条子不腾屋子,文华她也跑不了!文达急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过河拆桥,六亲不认?林然不为所动,说,随你怎么说。林然走回到丁威身边,不再理会文达。文达气得直跺脚。

一群解放军文工团团员背着乐器嘻嘻哈哈地沿着坑道走来,青春盎然的杜小欢走在最前面。杜小欢看文达的脸色不对,问,怎么啦,气呼呼的?文达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烦着心,顺手一推说,别烦我,哪儿好玩哪儿玩去。杜小欢怔了一下,说,谁烦你了?我这

是关心你，上次见面还嬉皮笑脸呢，怎么，打了一个巩县，就英雄得意，有脾气了？文达觉察出自己的情绪不对，换了一副口气对杜小欢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让人当狗熊养着，正来气。杜小欢一脸委屈地说，来气你也别往我身上撒呀，人家大老远来，给你们这些眼睛望着天上的大英雄扭秧歌，还惦记着给你带好东西来了呢。杜小欢说罢，很快恢复了快乐的天性，从兜里掏出两个玲珑绯红的鸡血李子，往文达面前一递，说，味道酸酸的，可好吃了，我没舍得吃，特意留给你的。文达哭笑不得地说，你这是玩过家家呐？杜小欢不由分说，把李子往文达怀里一塞，说，过家家就过家家，你当我们俩是什么？你在台下坐着看节目，看着看着上后台来了，到处揭了人家的帽子问，刚才那个唱大鼓的呢？她叫什么名字？我说你要干吗？我词儿唱错了吗？调儿唱走了吗？你说词一句没听进去，调儿也没听进去，只顾看人了。我问你找我有什事儿？你说你做我的对象挺合适，就这样定了吧。你连人家有没有对象都不问，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那么定了，不是过家家是什么？文达心虚地朝一边看了看，去掩杜小欢的嘴，说，军事秘密都让你给暴露了。

两人正说着，一辆美式道奇吉普车一阵风似的开向阵地。吉普车停下，侦察营长张纪将一名国民党守军高官押解下车，特务团长杜来峰拎着冲锋枪潇洒地从驾驶座上跳下车。宣传队的小女兵们一见到杜来峰，一个个都兴奋得瞪大了眼睛，说，嘿，是杜来峰！杜团长！小女兵们像一群蝴蝶，纷纷朝吉普车扑去——不是扑车，是扑人。杜来峰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看情况，转头想开溜。小女兵们蜂拥而上，将杜来峰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和杜来峰握手，说，杜团长，这回你又捉了个大家伙！杜团长，再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杜团长，给我签个名！

文达和杜小欢看着这一幕，不禁乐了。文达说，喂，我说你哥这个特务团团长当得不赖呀，有这么多如花似玉的崇拜者追着撵

着，你要不去救他，他得被活撕了。杜小欢瞟了文达一眼说，你不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吗？也没见我把你活撕了。文达听杜小欢这么说，咧了咧嘴，把嘴凑在杜小欢耳边小声说，我有个主意，什么时候找个机会，让我把你活撕了。杜小欢杏目圆瞪地说，你敢！你要不老实，我告诉林政委去！

林然的未婚妻文华是中野有名的漂亮才女，曾祖父做过盘龙府按察史，祖父是复兴会的重要成员，辛亥起义时义军的粮秣统带，国民政府开国功臣。中野利用她的家庭背景和影响，一年前把她派回盘龙市，负责地下党城工委工作，按林然的说法，要不是革命需要，人他早该娶到手了，不出差错，第二个孩子都该怀上了。

七纵兵临城下时，文华正在城内布置护厂护市护校的事，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她正由负责保卫工作的地下党负责干部关中行等陪同着，前往一家茶楼与盘龙市警察局长见面。众人来到茶楼前，文华发现盘龙大学青年教授鲜于杰跟在身后，皱了皱眉头，站下问，你怎么跟来了？不是要你呆在机关里吗？我在工作，你不要老是跟着我好不好？鲜于杰是个认死理的人，不看人的脸色，振振有词地说，你工作，我也在工作，我是你丈夫，我得对你的安全负责。文华没好气地说，丈夫是假的，不是真的，对外你可以这么说，查户口时你也可以这么说，你负责的就是这个。说罢，文华领着人进了茶楼，鲜于杰愣了一下，也跟了进去。

茶楼二楼的一间雅座，临窗能看见浩浩荡荡的长江。警察局长坐在靠椅里慢悠悠地喝着茶，几个随从在一边玩着除红谱。随从们围成一堆掷骰子，“浑花”、“素叶儿”、“节节高”、“幺二三”地乱叫着。警察局长呵斥部下说，嚷嚷个什么？下彩的不要多嘴。一个警察讨好道，您老人家也来凑个乐？警察局长很有兴趣地问，玩多大？警察觑着脸说，兄弟几个本儿小，两个钱一帖。警察局长撇撇嘴，不屑地端起茶碗。

楼下一声吆喝：糖麻花——盐麻花——馓子枯麻花——金牛酥麻花——随着吆喝声，文华等人迈进雅间。警察们紧张地丢开叶子牌，站起来，伸手去抓枪。关中行等人见状，也把掖在怀里的枪抽出来，抓在手上。双方紧张地对峙着。警察局长坐在原处没动，端起盖碗茶喝了一口。文华一脸平静地走到警察局长面前，在他的对面坐下。

警察局长抬眼看了看文华，拉长了声音道，你就是张凤英？文华笑了笑，说，真名文华。警察局长愣了一下，把茶碗放下，盯着文华说，你就是文华？通缉了你一年，材料整了不少，你的故事也听说了不少，就是没见着人，现在总算见着了。文华说，让你劳累了，不过以后还会常见。警察局长问，这话怎么讲？文华说，解放军就要进城了，盘龙市就要解放了，你也用不着通缉我了，说不定将来我们还能共事，一齐建设新的盘龙市。警察局长说，你叫我来，就为这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儿？你怎么肯定共军就能进城？难道国军在城外那五个整编师是吃素的？文华说，解放盘龙市的事不用你操心，我只要你在解放军进城之前，协助我们做好城里的治安工作，在解放军进城之后，下一个命令，集中武器和人员等待处理，不得负隅顽抗和破坏城市秩序。警察局长说，你不是我的上司，我凭什么听你的？文华说，我代表共产党盘龙市临时委员会和你说话，你只能听我的，没有选择。警察局长说，我要是不听呢？文华说，那我们以后就不会常见面了，当然更不会一起共事。警察局长说，我对那个不感兴趣，我们这种人，吃的是百家饭，喝的是百家酒，只要在盘龙市里落下脚的，你就得供着咱们；打心眼里，也知道是个让人记恨的角色，可咱们到底是为盘龙市老爷们淌过汗、出过血了，讲身份，比不上扛枪吃军饷的大兵哥哥；讲脸面，比不上戴钢盔勒皮带的宪兵兄弟，可火气一点不比人家小！文华说，你的意思是不打算考虑我的建议？警察局长说，对啰！老实告诉你吧，我也算在场子上混得有年头了，知道天亮六个时辰就有天黑六个时辰，日

头总得变化，三天前就把老婆孩子送走了，如今我是光棍一条，没什么好担心的。你不是让人通知我来吗？我来了，我来不是袖了手屁颠儿屁颠儿来的，兄弟我也带了几支家伙来，拿出来比，件件比你的拿得出手。别看解放军还没进城，就是真进城了，来个十万八万，把盘龙市挤成豆饼，这最后时刻，我也能拿你做个垫背的。警察局长把脸一抹，喊了一嗓子：来人哪！

几个随从冲过来，枪口逼住文华等人，鲜于杰大惊失色，冲上前去，挡在文华前面。关中行等人急忙抬起枪口，指向对方。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这时，十几个埋伏在茶馆包间里的警察执枪冲了出来，将关中行等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关中行等人没想到对方不光茶室里有人，还另外设了埋伏，自己落了个敌众我寡之势，不禁脸色大变。

警察局长嘿嘿一笑，拎起壶来，往自己的茶杯里续了水，说，是你们自己放下家伙呢，还是我亲自动手？我这几天忙着给国军当差，累了，你们就自己收拾吧，枪栓下了，家伙自己背着，先跟我回局子，能不能在一起共事，回局子再说。文华脸不变色，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警察局长楞了一下，冷笑道，到底是共产党地下城工委负责人，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佩服，你要是能把这股豪气保持到最后，我兰某人才真佩服你。警察局长话没说完，脸色变了——一支手枪的枪口抵住了他的腰眼，握枪的人是一直站在警察局长身后的警察局政治组长何斌。警察局长回过头来不解地看着何斌说，你？何斌厉声道，盘龙市警察局政治组组长、中共地下党员何斌，少废话，叫他们把枪放下！

警察们见状，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有几个警察把枪放了下来。警察局长急了，制止众警察说，别收家伙！别上他的当！他们人少，咱们人多，和他们拼！说罢，警察局长翻身起来，率先和何斌扭成一团。何斌用手枪柄在警察局长脑袋上敲了一下。警察局长捂着脑袋歪倒在椅子上，腰间的枪迅速被下掉。何斌转身把枪口

指向蠢蠢欲动的众警察，刷地拉开衣襟敞开怀——在他怀里，整整齐齐捆着一排烈性炸药。何斌朝警察们吼道，别说你们就这些人，就是再来两车，只要我手一摁，都把你们炸成肉酱！兄弟们，识趣的都把家伙放下！众警察被威慑住，纷纷收了武器。警察局长捂着头又气又恼地看看何斌，又看看文华，然后垂头丧气地说，我……我听你的。

收拾掉警察局的人，文华带人从茶馆里出来，把鲜于杰拉到一旁小声说，别动不动就往前冲，子弹不是粉笔，真能伤人的，你那个书生身体什么也挡不住。鲜于杰回文华道，我知道子弹不是粉笔，我能挡多少就挡多少。关中行等地下党干部们在一旁听后都笑了。文华也被鲜于杰的书呆子气逗笑了，说，那有什么用？鲜于杰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的话好笑，认真地对文华说，共产党把你交给我，我就得负责，就算挡不住子弹，我也要先死在你前面。

文华被鲜于杰的话触动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文华的侄女文小妹从远处气喘吁吁跑来，一脸焦急地告诉文华，半小时以前宪兵二大队接到的命令，盘龙市所有监狱里关押的政治犯已被全部提出来，拉往江南五子庙江滩全部枪毙。文华一惊问，什么时候的事？文小妹说，我来的时候第一监狱的政治犯已经被拖上车了，刘和林说他没有办法阻止屠杀，他在身上捆着炸药随宪兵二大队去，如果我们的人不到他就只好点火和刽子手们同归于尽了！关中行紧张地问文华怎么办？文华稍加思索，对一位年轻的干部说，王铎，通知蔡士雄，要他带别动队和敢死队赶往五子庙，到那里和我会合。然后又转头对另一人说，朱老师，我需要车，越多越好，你去五福汽车公司找张平，然后带车到五子庙等我。王铎和朱老师匆匆离去后，文华对文小妹说，小妹，你回宪兵二大队，想办法和刘和林联系上，告诉他，那些政治犯是党的财富，比十个盘龙市还重要，我不要他当烈士，我要他不惜一切拖住屠杀！

文华带人赶到江边时，数辆美式通用牌卡车停在江滩上，国民

党官兵、宪兵和狱警正将戴着手铐脚镣的共产党政治犯和进步人士从车上往下推搡，然后驱逐到江边，围成一堆。不远处，一些士兵正在架设机关枪、检查火焰喷射器。文华带着人闪进江边棚户区的一条巷子。蔡士雄和王铎迎了上去。蔡士雄说，江滩已经被封锁了，除了宪兵二大队，剿总一个正规连，保安团和警备司令部的部队也在这儿，力量太悬殊，根本无法靠近！文华说，再悬殊也得行，一百二十六个政治犯，盘龙市一半重要干部在里面，我们不能在黎明到来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立刻把人集中起来，上！蔡士雄将文华拦住说，不行，这样做，会让更多的同志送死！文华急了，说活着是同志，要死一块儿死。几个人正争执着，江滩边传来密集的枪声。众人一怔。文华带头，众人冲进空宅，快速跃上楼梯，扑向堞楼，举目望去。不远处的江滩上，机枪咆哮着，枪口吐出一串串火蛇，军警宪手中的冲锋枪也响了，政治犯们被密集的子弹驱赶着向江边退去……

文华转身朝楼下冲，鲜于杰跟过来，一把将文华抱住。文华在鲜于杰手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将鲜于杰推开，朝楼下扑去。蔡士雄和王铎上来，将文华紧紧抱住。文华瞪大了眼睛，目光怔怔地盯着江滩，她的嘴被蔡士雄紧紧地捂上了。

江滩上，机枪仍在咆哮着，政治犯们差不多全都倒在了江滩上。一只火焰喷射器举起来，火蛇从枪口喷出，火焰覆盖了一切。枪声突然停下了，江滩一片寂静。

国民党潜伏力量盘龙工作站建站完毕，全站在册一线和二线一共十七个分站，八十四个潜伏组，一个特别行动组，共七百一十七名潜工，设总台一个，独立台三个。除此之外，工作站还掌握着四支杂牌队伍，一共三千多人；这些人来自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国防部第二厅，站长是保密局少将虎斑蝶。虎斑蝶有二十年和共产党斗争的经验，是保密局的骄傲，在盘龙市工作站中能和

他见面的人只有三个。

工作站中校副站长兼总台台长一点红和行动组少校组长古飞雪离开虎斑蝶处。一点红从虎斑蝶那里接到第一道指示——把英资汇理银行的总代理、美资太古洋行总买办、日资怡和打蛋厂总理事史鸿庭掌握在手里，设法将总台建在史鸿庭家中，利用他的家族背景，让他在前台和共产党咬个你死我活。古飞雪则被告知：通知《大江日报》的记者、潜工樊迟歌，要她开始行动，在共产党进城之后，利用新闻记者身份搜集共产党情报。

一点红和古飞雪上了一辆美式吉普。一点红说，送我回家，把这身衣服换下来，我也该上场了。古飞雪脸上露出不屑的神色说，演戏是你的本行。一点红对古飞雪的话一点也不恼，说，我是戏子，这没错，可你没说全，我和你妹妹一样，是名角。古飞雪怒目圆睁地瞪着一点红。一点红挑衅地看着古飞雪，娇滴滴地道，怎么，你妹妹艳帜高张，坐拥观月楼，是盘龙市的当红校书，我一点红丰神领袖，顶梁大世界，是盘龙市的当红名旦；勾栏梨园，吃的是一碗饭，这话有错吗？古飞雪瓮声瓮气地说，说话注意一点，别阴阳怪气，惹我不高兴。一点红半带不屑半带纠缠地回答道，不高兴能怎么样？别忘了，你得听我指挥。古飞雪黑了脸说，上司的命令我会执行，可你要说我妹妹一句坏话，别怪我古飞雪翻脸不认人！一点红莞尔一笑道，你像一匹没有驯服的野马，我喜欢你这样的男人。古飞雪说，可你让我讨厌。

古飞雪送走了一点红，换了便装，毡帽低低地压在眉梢上，戴一副水晶墨镜，到观月楼找他的妹妹小天椒。观月楼坐落在繁华的闹市区里一条偏街上，那是一条烟花柳巷，一街青楼轩窗窈窕，粉脂四溢，门前纱灯高悬，分别取了“鸿影书院”、“艳春书馆”、“双玉堂”、“同意堂”一类的名字。隔了朱红窄门，坤伶小调，调笑之声，隐约入耳。雏妓小柿子在老鸨紫砂壶的调教下正在楼上倚栏唱着小曲儿：一腔心思诉说知，默祷声声自笑痴，明月长圆花最好，